

## 《潮州音字典》部分潮阳读音校正

陈新杰

**提 要** 本文主要针对《潮州音字典》中存在的关于潮阳读音部分的选字、分合、归属、注音、定调等方面的错误提出校正意见。

**关键词** 《潮州话拼音方案》 多音字 定调

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重版的《潮州音字典》(普通话对照),为潮汕地区群众和外地人学习研究潮汕方言提供了方便,是一部较有实用价值的工具书。

《潮州音字典》(下简称《字典》)原名《北京语音,潮州方音注音新字典》,1957年12月出版,距1960年广东省教育行政部门公布的《潮州话拼音方案》(下简称《方案》)还早三年,但它所定声韵与《方案》出入不大,以潮阳方音来说,《字典》的分部甚或有胜过《方案》的地方。如《方案》“爱(ain)”、“闲(oín)”分立,而《字典》只立“闲(ain)”部,这切合潮阳读音的实情;再如《方案》立“恩(eng)”部,而所谓“恩”部的字,潮阳读音则归“秧(en)”部和“因(ing)”部,《字典》就只是用它来处理饶平地区的读音,不立“恩”部;又如《方案》认为“幼(iun)”部管字少,不立,而《字典》收字却近三十个,尽管其中有一些收列不当,但潮阳话可入“幼”部的至少有“幼扭扭扭扭扭扭扭(梔)衄缪缪朽嗅臭溴糗復”等字,这是足以成立一部的;还有,就是《字典》能客观对待特殊情况,在“冤”部后,附设了为其他地区所无的“荣(ueng)”部,较好地反映了潮阳读音的实际。

但是,就潮阳方音的拼读而论,《字典》也还明显地存在着一些缺陷,兹以《字典》所附“检字表”为据,兼顾正文,做一点匡谬补漏的工作,如下:

一、韵部可合而分者,潮阳读音中,“余(e)”“污(u)”无别,如“与予淤誉”和“污呜呼吁”等字的韵部实无二致,《字典》所立“余”部实可并入“污”部,后出的《方案》就知道潮阳、惠来等县缺“余”,“余”部字并入“污”和“衣(i)”中;再如“央(iang)”“嫣(ieng)”两部,潮阳读音也实无区别,并作“央”部即可;又如“冤(ueng)”部,除一部分字是误收和一部分字属“凡(uam)”部需别出另立外(见下文),余均应并入“汪(uang)”部。

二、韵部该分而合者,《字典》把“泛汜汎凡患犯范钏”等字归入“汪”部,按潮阳

收稿日期:1989—11—27

读音,还是参照《方案》的做法,另立“凡”部为宜;又“虎琥(珀)否不唬”等字属“虎(oun)”部,《字典》把它们归入“乌(ou)”部中,但还是得注明“〈鼻化〉”才使之有了区别。

三、归部不合。潮阳话的“梧嵎虞禺寓寤悟遇晤”等字属“污”部,但《字典》却误入“窝(o)”部,“攸悠”等字属“尤(iu)”部,不是“幼”部;“默谧”等字应归“英(eng)”部(阳入),而不是“因”部;“椅”字属“丸(in)”部不是“衣”部;“安(ang)”部的“挖”字应归“闲(ain)”部,“榻塌刹”等字应归“庵(am)”部;反之“轧札扎砸紫”等字则应由“庵”部划入“安”部。

四、取声不确。“庵”部的“览揽榄滥缆蓝濫濫”等字的声母应读“罗(l)”而不读“娜(n)”;“音(im)”部的“廪凛凛凛”等字的情况亦然;“锅(ue)”部的“培陪”字声母应读“颇(p)”而不读“波(b)”;“欧(ao)”部“薶”字作动词时,声母是“戈(k)”不是“何(h)”,“器”字声母不是“(h)”而读“俄(ng)”;“窝”部的“块”和“翁(ong)”部的“懋”,声母不是“哥(g)”,而分别作“多(d)”和“戈(k)”。

五、定调不准。《字典》“衣”部的“噎殄蕙(苡)溢”等字为阴去,而潮阳读音均属阴入。

六、一些常见多音字缺注或漏列。如,“潘”有“洗米水”一义(《说文》:“渐米汁也。”)读(pung<sup>1</sup>),“桩”于“修饰”义读(zen<sup>1</sup>)(“嫁桩”“修金身”),“朴”的“朴树”义读(po<sup>1</sup>),“沃”的“浇”义读(ag<sup>1</sup>)。潮阳话中,文白异读并存现象突出,但有些字,《字典》只注读书音而不注口头音,如“气”白读(kui<sup>3</sup>)(“气力”“节气”)“相”白读(sio<sup>1</sup>)(“相悦”),“添”白读(tin<sup>1</sup>),“扁”白读(bin<sup>2</sup>)(“物体平薄”义),“向”白读(hion<sup>7</sup>),“痛”白读(tian<sup>3</sup>),“暝”白读(men<sup>5</sup>)。而“挨”字,《字典》则只注白读(oi<sup>1</sup>),却未注出文读[ai<sup>1</sup>](“挨打”义)。